

〔保〕艾米尔·科拉洛夫 著



爱的波折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Емил Коралов

ПЕРУНИКА

Народна Младеж
Издателство на ЦК на ДКМС
София 1961

爱的波折

金丕良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3.5印张 74 千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4,000 册

书号: 10215·38 定价: 0.30元

作 家 簡 介

艾米尔·科拉洛夫(Емил·Коралов)于1906年11月2日生在保加利亚的米哈依洛夫格勒省的斯拉沃丁村。他在别尔科维查、弗拉查和索非亚读过中学,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德文系。

艾米尔·科拉洛夫远在中学时代便开始在《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来在《星》、《新路》、《我们的时代》、《艺术与批评》等杂志从事编辑工作。他主编过文学报《聚会》和少年报《快活的义勇队》。

艾米尔·科拉洛夫是一位保加利亚的多产作家,他的创作活动极为广阔。著有大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和童话。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渴望》、《不屈不挠的人》、《第三代》、《九月的起义者》、《玛里查河畔》、《决斗》、《同路人》、《新纪元》、《扎里的奇遇》等;短篇小说集《考验》、《燕窝》和剧本《拉扎丽娜》、《决定性的日子》等。其中长篇小说《九月的起义者》获得季米特洛夫文学奖金,短篇小说《燕窝》获得保加利亚最佳现代题材作品奖。中篇小说《白鲁尼卡》于1961年出版单行本后,受到推崇和欢迎。

内 容 提 要

小说主人公白鲁尼卡是一个忠于自己的道德理想、动人而有才华的女大学生。一个家境十分富裕的律师安东·斯塔诺夫看中了她。缺乏生活经验的白鲁尼卡一时受了迷惑，匆忙答应跟他结了婚。婚后她很快便发现丈夫是个完全不顾道德的市侩，于是她愤然出走。为了读完大学，她被迫到一位中学教师德拉加诺夫家里当佣人。德拉加诺夫以慈父般的关怀和爱温暖了她的心。这时德拉加诺夫的儿子留德米尔偷偷爱上了她。在留德米尔得知白鲁尼卡已跟律师结过婚而且怀了孕，他一度苦恼过，踌躇过。但是，白鲁尼卡那种高尚的情操、纯洁的心灵、刚正不阿的道德品格，终于使留德米尔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投进了白鲁尼卡的怀抱。真正的爱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

小说有现实性。故事情节扣人心弦，文笔酣畅，人物的形象、性格的刻画颇有匠心。主人公那种刚正不阿的道德力量将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两位女朋友站在运河的高堤上。河水在她们脚下的陡坡下面哗哗地流着，好象突然流过来似的。傍晚那宁静的呈玫瑰色的天空使街道两旁六层楼房的轮廓变得更加柔和，这些楼房连同阳台上和窗子上放着的正在盛开的盆花显得更加依稀模糊、更加美丽。河堤上的丁香的叶子在微风拂荡下沙沙作响。

“那儿，在那三层楼上，有灯光的就是！”那个身材矮小而结实的姑娘指了指说。“那是一条漂亮的大街。”她以传送带般迅速的动作转过身来，开玩笑地补充说：“你整天会闻到丁香花的香味。”

她的女伴比她高，比她瘦弱，头上梳着整齐的浓发。她病后刚刚复元，脸色象纸一般苍白，心不在焉地朝开满白色和淡紫色丁香花的运河岸边望了望。柳林山脈上的余辉在向城市告别，先亮起灯的窗上射出金色的光，宛如在远方向晚霞致意。悄悄降临的黄昏笼罩着院落、凋谢的果树和林荫道两旁白色树干的桦树，使行人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捕捉的梦想。那个瘦削的姑娘深深地吸了口丁香花味，多么迷人的春天啊！接着她嘟哝着说：

“太高了。假如因为租他们的房间而要求我往楼上运煤可怎么办？”

“冬天已经过去了，只是洗澡时用点煤。”

“这个活也不算轻。在三层楼上……”

“这有什么办法，白鲁尼卡，房子不容易找到。如果有条件，我是多么想再接你到我那儿去住……”

“快别说了，你为我已尽了那么多力……”

身材象雪莲一样修长的白鲁尼卡想着自己的心事，犹豫不决地沿着堤岸走去。她的女伴慢步跟着她。

“假如你不愿意住在这儿，那到我们厂子里去试试看？在那里也只能住集体宿舍……”

“我现在既受不了工厂里集体宿舍的生活，也受不了工厂里的噪音和气味。”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还不成……我们走吧！”

走了几步她匆忙回过头来说：

“倘若你吐露了真情，他们便不会租给我房间了！”

“嗨，依你说，白鲁尼卡，那我成了小孩子啦。关于你的事，我只把咱们事先讲好的告诉了他们。他们是通情达理的，以后你就会知道。伊里亚叔叔不单单是个教员，他还写过关于圣象画家、雕刻家等的书。他薪金不少。是他帮我进了工厂，他们家是不愿意让我走的。因此，我在帮他们找个……对你说来，这住处不算好，既然你没处可去，又需要钱……”

白鲁尼卡从夹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鲜艳的头巾，把头围了起来。

“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是更好些”她的女伴端详着说，“更象个女工了。只是你的那双眼睛有些那个……”

“不象你的眼睛那么快活吗？……”

“而我这双眼睛……”矮个儿姑娘幸福地笑了，露出了满口白牙，好象把一颗颗洁白的火石排列在自己嘴里。

她们走进绿荫如盖的门口。白鲁尼卡的女友向她介绍说：“这一层住着工厂的一位工程师，这边住的是女教师，这儿住的是《台尔曼》工厂的一位纺织女工……”。白鲁尼卡没有听她的介绍。骤然间好象听到一个声音，一个深沉而绝望的声音催促她停下脚步：你到哪儿去？为什么 不回家？为什么要离开那无忧无虑的富裕生活？……

每按一次门铃都以不同的声调回答白鲁尼卡，这声调好象使她全身打寒噤……房门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面部清瘦的男人，年纪在五十岁上下。他身着衬衫，披着一件旧西服上衣，朝楼梯口瞧了瞧。他正在因为被人惊扰而感到扫兴，把门打开，生气地 问是谁在接铃，随即又立刻微笑了。

“噢，丹卡，是你呀？”

“可爱的微笑，”白鲁尼卡暗自想，“但却是一个好发脾气、傲慢的人”。

“我把女朋友带来了。”

“请进来吧！”

丹卡走在前面。但这男人的目光盯着的却是后面的那个姑娘。白鲁尼卡迟疑地迈脚步。

她们走进镶嵌着磨砂玻璃的柞木门，门里是个长方形的 前厅。前厅深处空气新鲜，阳光充足，壁龛上摆设着透明的花瓶，壁炉上陈列着小瓷像。灯伞是用华丽的玻璃制作的，大概是捷克货，全安装着大灯泡。

“这个家里有精明的主人，但对电并不节省，如果夜里很晚不熄灯，他们也不会生气。”

直到这时，白鲁尼卡才看见了女主人。

在房间的那一头，靠近敞开的窗子旁边，有一位发胖的

成年妇女坐在一个堆满靠垫的转椅上。她手里拿着一只袜子，用木棉把袜底塞得鼓鼓的。椅子旁挂着一根带柄的细手杖，手杖上包嵌着一层退了色的银皮。这手杖可能是她那有钱的父母留下的遗产。白鲁尼卡朝前走去，她觉察到男女主人审视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男主人的眼神里略显得有点闷闷不乐，而女主人的眼里流露出一种平静和阴郁的神色，用不以为然的目光仔细打量着她的身材。男主人闪在一旁。显然，女主人尽管自己拖着一条病腿，她却是这里的主事人。

“走近些！”她叫着说，“你是丹卡的女朋友？”

“请坐！”男主人忙招待她们说，同时他以不满的目光扫了妻子一眼。

“他比她客气，不过，也许他是个伪君子。她却摆出一付女主人的架势来。”

“你叫什么名字？”教员的妻子继续询问着。

“白鲁尼卡”

她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她想到了普通人家的女孩通常是怎么作自我介绍的。

“丹卡告诉我们说，你读过中学。你为什么中断了学习？”伊里亚·德拉加诺夫想提醒妻子，这姑娘是来我们家找住处的，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姑娘。

“我们家无力再供我读书了。”

“你找过宿舍”德拉加诺娃继续执拗地问，“不过，我们把挨着厨房的那间小屋只租给为我们做事的妇女和姑娘用。”

“我在你们家住宿，可以为你们做事。”

“我们想雇一个长期做饭、洗熨衣服的姑娘。”

“不容易找到啊，托多洛婶婶。”丹卡插嘴说。

“我做饭和熨衣服全行。可是我不能洗衣服。最近我患过病。”

教员疑惑地打量着白鲁尼卡。

“你有病吗？我们家里有小孩子。”

“我已经痊愈了，可是我还得注意。我得的是水性胸膜炎。如果你们不放心，我可以找医生再检查检查。”

“那你怎么不进工厂呢？”他突然问道，“现在所有工厂的医疗条件都很好。”

“我进过工厂。但是，那里要工作八小时，我想在身体完全恢复之前……而主要是为的宿舍……”

“这么说，她曾当过女工。是否因为现在体弱才跑了出来……看样子是个老实的姑娘。”德拉加诺夫瞧着她那条普通的淡褐色裙子和那件花棉布上衣，心想：“衣着简朴，但却有审美感。她的举止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她很会讲话，有一双多么美的眼睛……或许是因为生病才使得她的眼神变成那样？这双温存而忧郁的眼睛甚至叫人在她面前感到自己有什么过失似的……”

“一切都好，只是不知洗衣服怎么办？”女主人紧锁着眉头说。她脸上现出为难的神情。“我坐骨神经痛，不能洗衣服。我们家又全是男孩。洗衣服问题不好解决。”

“我们去请人洗，托多洛婶婶。”丹卡又插嘴说，“反正在你们找到长期的女工以前，白鲁尼卡也是个临时的。”

“不过，既然我们需要另找人洗衣服，又得给房子住，又包饭，只干半天活，那我们每月最多付二百列弗^①的工钱。”

① 列弗是保加利亚的货币单位。

“可以的”白鲁尼卡赶忙接受了这个条件。

“那好吧。不过还要管做晚饭，我丈夫习惯在夜里喝咖啡……”

“这不费我什么事，只要把下午时间留给我自己支配就行。”

“那你为什么不能全天给我们干活呢？”德拉加诺娃凝视着她。

“我需要照料一个上了年纪的姨妈。她没有亲人……再说嘛……我希望下午能有空闲时间。”

“在两处你怎么能忙得开呢？”

“姨妈那儿能有多少事呀！”

女主人迟疑不决。丹卡再次为自己女朋友帮腔说：“不会影响你们，托多洛婶婶。”

“我会使你们感到满意的，”白鲁尼卡也用一种请求的语气胆怯地自荐说，为了找到地方住，她决心什么也不顾了。她把目光移开，别是走露了真情？而她能够在浓密的睫毛底下隐藏住自己的全部心事吗？

“让我们试试看吧！”教员为了打消妻子的顾虑说。

他们谈了谈具体工作的事。

后来把她带进了厨房。厨房显得宽敞而清洁，里边陈放着一些涂着白漆的小橱柜。右边有个小屋，很象个壁龛，小屋里放着一张舒适的木床。小屋有一扇窗子，可是那条珠皮呢的窗帷很难挡住从厨房里透过来的焦胡气味。没有什么别的法子，只好靠经常通风来驱散这气味了。

“你什么时候能来？”女主人问。

“你们定吧。我明天就可以来。”

“那么你明天早晨七点钟来。早上要准备早点。你有

索非亚市的临时居住许可证吗？”

“有六个月的。”

“我们把你作为客人登记上。”

翌日早晨。这就是那条长满丁香花的大街。阳光照射在卡车的轮盘上，车轮上的镀铬闪烁着青色的亮光。索非亚市的汽车是那么多！她也曾幻想过……今天她又好象乘着四轮马车重新投入了生活……她落到了如此境地！要去接受一个女主人的半日工作。不去走她正要摆脱的那条路，有朝一日她能走上宽广而光明的大道吗？……

她来迟了，却又无法使自己的目光从那些丁香花束上移开来。运河上空充满了沁人肺腑的丁香花的芳香……不管怎么说，自己总算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仿佛她故居的院墙旁边的丁香树飞到了这里……。

孩子们已经上学去了。德拉加诺娃领她进了厨房。她拄着那根小手杖，皱起眉头，从她的痛苦表情中可以看出她有一种傲慢与自负感。白鲁尼卡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箱子放在壁龛里的小木床旁边。

“这箱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恰恰这一点她没考虑到：一个亮晶晶的大皮箱与一个普通女工的身份不大相称。可是匆忙之下，跑出来时就带上了这个箱子……

“这是姨妈的箱子。”

“把你干活穿的旧裙子拿出来吧。你有围裙吗？”

很显然，女主人是要她当面把箱子打开。她要强调的是，她先把白鲁尼卡看作是自己的女佣人，然后才把她当作房客对待。白鲁尼卡怀着一种一切全可能暴露出来的心情

打开自己的箱子。里面放的是仔细叠好的外衣、裙子、连衣裙……幸好书籍是放在箱子底下。

“哟，你的箱子里全是好东西……”德拉加诺娃弯下腰说，好象她完全出于一个女人的好奇心，疼痛也没能阻拦住她。“连衣裙、外衣、床单……这全是你的吗？”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白鲁尼卡低声答道。她勉强抑制住了这个女人所引起她的恼怒。

“这不关我的事。有人喜欢积蓄钱，而你却买了衣服。现在咱们可得讲清楚，以免惹起不愉快。我不希望你往我家带些男朋友来！由于生病，我的脾气变得很不好，不能忍受。”

“我永远不会带朋友来，请您放心好了！”

“你先去给我丈夫煮咖啡吧！早晨他喜欢喝浓咖啡。你能煮好吗？”

“我会照您吩咐的那样去做。”

白鲁尼卡关好箱子，脱掉大衣便朝洗脸池走去。她在用肥皂洗手，洗了许久。德拉加诺娃望着她思忖着：“她在肥皂上打我的主意？！”

“我会自己买肥皂的……”

“没关系，你知道洗手就好。我喜欢干净利落的姑娘。我那些宝贝儿子，我就是讨厌他们不知道干净。我想，你可别是今天洗洗手，有意装装样子。”

白鲁尼卡笑了笑说：

“从我生病以后，我已经习惯这样了。”

“明天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放两小勺糖！先用冷水把咖啡搅出沫来。”

女主人总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观察着她一举一动。不

会轻松的……好在下午她可以自由支配了。当她把咖啡端上去以后，她喘了口气。教员在一间小屋里工作，窗子朝向柳林山脉，阳台正对着长满丁香花的那条运河。这是一间极普通的房子，但却布置得很好。好象一间科学家的工作室。有许多图书，书架上摆满了种类不同的书籍：小说、科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绝大部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民间创作汇编、鲍扬教堂的壁画……她浏览了所有书架。心想：“也许可以在这里读点什么……”

“谢谢”他接过咖啡说。

这是一位多么干净利落的姑娘。她的那双眼睛着实奇异，略微被一种内心的痛楚笼罩着。棕色的头发又略带些金色，头发是那样的浓密、漂亮！两根未编到头的发辫宛如麦穗一般垂在她的双肩上。昨晚他没能看清楚她。她这张善于表情的面孔、象孩子一样温柔可爱的脸，还有眉毛上带着一种十分严肃和认真的神态。倘若她有天赋，她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德拉加诺夫很久没有欣赏过这么动人、纯朴的姑娘的美貌了。这面容使他回忆起早已消逝的，他不曾度过的整个青春的时光。他深情地望着她。好比孩子迎接刚刚飞来的第一只春燕……然而他顿时感到惊愕不已，他想到了自己的年龄。应当持重才是。

“您自己安排好了吗？房间小了点，不过……假如您能久留，我们可以在这房间入口处装上一扇门。”

“没有必要。”

“他想急于表明他把我看作是女房客。”

“您有些变样了，昨天晚上您不是这个样。”他微笑着说。

“我的样子怎么了？”她不由地感到难为情。

“也许是因为您当时头上围着头巾的缘故。”

她匆匆忙忙从家里出去，本来没有想在市场上多耽搁，可是买羊肉的地方排着长队。

她回来后，女主人审慎而严肃地吩咐道：

“我们家里用奶油做菜……你把电炉打开！让锅先热起来。”

白鲁尼卡洗好了羊排，照她妈妈教的那样，用心把羊排放进锅里，撒上葱花、少量大米、盐和红辣椒粉。用石臼压紧了锅盖。

“这样容易腐烂，如果您以为还须要用面团堵一堵锅边的话……”

“不用了。把电炉开关扭到2，用文火煮。现在你去打扫房子吧！收拾好卧室和前厅。明天早一点煮咖啡！我丈夫早上七点半钟去上班。”

白鲁尼卡拾掇完了卧室，然后去细心擦净了前厅里的灰尘，她又去洗了洗手。

“她是作作样子还是真的习惯了呢？怪有意思的，一个外省人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爱干净了。”女主人全神贯注地看着她想，“嘿，这个新时代！”

“早晨她一刻也不让我闲着，而下午我可不同意。”白鲁尼卡自我安慰着。

她把自己全部兴致都用在摆设餐桌上，但是她拒绝与他们同桌进餐。德拉加诺夫坚持说，她在这里应当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想表明 he 自己是来自人民，明明知道妻子会生气，他却依旧那么快活地望着这个姑娘……白鲁尼卡文雅地吃着，腼腆地坐在位子上，看得出来，她很懂得在餐桌上应该怎么做。

“你们都瞧瞧白鲁尼卡姐姐，人家从外省来，可是吃东西竟不出响声，也不吧嗒嘴，而你们可好……”德拉加诺娃教训自己的孩子说。教员皱皱眉头。“他这是因为妻子侮辱了外省人。”白鲁尼卡心里想。

他们已经喜欢吃白鲁尼卡做的饭菜。男孩们挺淘气，但又都很机灵，都很讨人喜爱。起初两天，他们还注意约束自己，后来就开始调皮了。白鲁尼卡对他们总是微笑着，背着他们的妈妈，她抚摸着那个最小的男孩的小脑袋……孩子们在前厅玩够以后，她默默地整理好那里铺的地毯。她从不对女主人讲起孩子们如何淘气，她庇护着他们。从第一天起，孩子们便喜欢上她了，他们相互投递着眼色，做些鬼脸。

下午她出去了。晚上七时才回来。

“我们要去看电影。你把明天所有的事全准备好！”德拉加诺娃用手杖敲着地说道。

孩子们躺下睡了以后，白鲁尼卡走到阳台上。她眺望着那边的运河和丁香花……再向远处望去便是维多山山峰上的白云，真好比繁茂的萌蘖枝。

她满心不想回屋里去。无可奈何，因为考试已临近了。如果考不好，那会是可怕的……根本就不该往这种结果上去想……在前厅里可以痛痛快快地看书。当她听到主人回来时，连忙把书收了起来。

“你还没睡呀？没有必要等候我们。”

“为的孩子们，况且我也不习惯早睡……”

“那就煮点咖啡咱们大家喝喝吧，”教员象不好意思地提议说。

她开始忙碌起来。

“不过，你也要喝！”

妻子瞥了他一眼，似乎想说：“亏你想得出来，把咖啡给外人喝！”

“我喝不惯咖啡，”白鲁尼卡推托说。

第二天清晨，德拉加诺夫怀着焦灼不安的心情，等待白鲁尼卡送咖啡来。今天他早早地刮了脸。她那对忧郁而沉思的大眼睛闪烁着柔情的光，仿佛迸发出一种对往昔的回忆和不曾实现的幻想。这双漂亮的大眼睛令人难以捉摸，似乎表示着她内心深处充满着不幸与空虚，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瞧你，未免太可笑了吧。五十多岁的人还去打量年轻的姑娘。”德拉加诺夫责备自己说。不知怎么，他仍旧感到愉快。不论怎么说，他对妻子的种种表现所采取的报复方式不能不说是有点……

第二天晚上女主人夸奖白鲁尼卡如何干净、能干、有风度和会做饭，但对她是哪里长大的这一点却表示疑惑不解。教员打着呵欠搭腔说：

“那你应该把她留住，”他装着完全不感兴趣的样子。又补充说：“尽管她给我们做事，对她却要以房客相待！我们不该让她受到委屈才是！”

“我什么地方委屈了她？我们给她工钱，她在哪儿能找到这样的住处……”

日子一天天过去。

有一天傍晚，白鲁尼卡带回来三枝盛开的丁香花。她把一枝插进放在前厅的陶瓷瓶里，另一枝放在教员的书桌上。当德拉加诺夫问她时，她不禁脸红了起来。

“这些花是从哪儿采来的？”

“从姨妈家的院子里。”

她把第三枝丁香花带进了厨房，放在自己床边的小桌上。

白鲁尼卡格外地用心整理主人的书桌。一切全摆放得井井有条。一天早晨，当他从学校回来时，发现两个旧花瓶的位置变了，一个印着盘子花纹的卡尔洛夫瓷瓶给挪放到书架上旧的皮面装帧的书籍中间。此外，过去别人送的礼物——谢沃尔瓷瓶被移到小玻璃桌上去了。那个古式盛酒的双耳瓶放到了印有白海风景的萨罗尼加产的盘子旁边。而那些保加利亚的陶器、五颜六色的小木桶、小器皿和小水壶已经摆在带有文艺复兴时期花样的靠垫的安乐椅旁的小茶几上了。“搞得这么乱七八糟”他差点喊出声来，但又凝视起来。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一边在室内踱来踱去，一边思索着，其实这样摆法倒颇有风格，或许这样摆更好些。现在每个角落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莫明其妙，真是个奇异的姑娘，看来她是念过中学。不过这种风格毕竟……

下午，白鲁尼卡去姨妈家之前，她按通常的习惯，端着小银盘进来给他送咖啡，他久久地凝望着她。

“您为什么要挪动那些花瓶？”他觉察到自己又冒出个‘您’字来。这次她明显地感到忐忑不安了。

“请原谅，我没注意到这个……现在我把它们重摆一下吧……”

“不用了，就这样摆着吧！”他多心地望着她，拦阻了她。

约一周之后，德拉加诺夫发现，前厅里也略有些变化。一些花瓶同样更换了地方。似乎所有东西全变得漂亮了。

他有一个习惯：当他夜里工作得很晚时，自己便睡在书房的沙发上。这时，他正站在宽大的三扇窗子旁，举目远望那宁静的夜空。从敞开的门那儿可以看到妻子的肩膀，